

詩



史

崔萬秋著

短 篇 小 說 集

(第 二)

紅 一 點

崔 萬 秋 著

時 代 圖 書 公 司 總 代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民國廿四年四月初版 一——CCC

紅 一 點

精裝 定價八角

平裝 定價五角

著作者兼
發行人

崔 萬 秋
上海威海衛路永吉里三十一號

總代發行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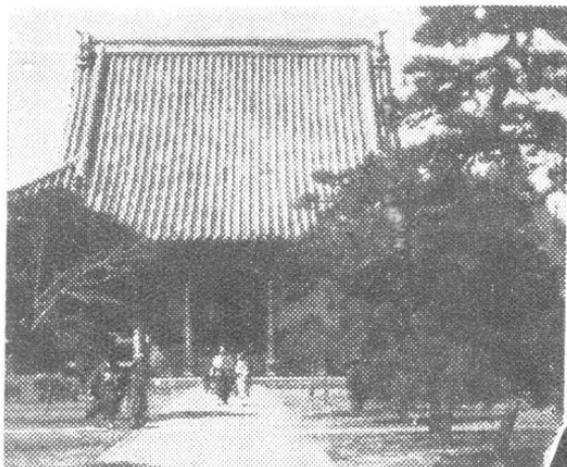
印刷者 惟一印刷公司
上海廈門路三號

電話九一一三七

版權所有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一四二二號

銚子觀音堂



同遊神戶時的
多賀子小姐





武智艷小子姐

目次

多賀子	一一六
紅一點	一九一—二〇〇
安琪兒之消失	二〇一—二一一
醉翁之意	二二一—二四五
舞場之一夜	二四六—二五五
櫻花殘了	二五五—二五九
候鳥之歌	二六〇—二七五
飄零	二七五—二八〇
潦倒	二八〇—二八六
失望	二八六—二九〇

紅一點

多賀子

壹

「大阪！大阪！大阪！」

車掌高聲的呼喊，把我驚醒起來，睡眼朦朧地左手提着籐籃子，右手攜着小包袱，便跑下火車來。

走了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檢出皮夾一看，整整地還賸三個十錢的銀角子，約合中國三角大洋；三角大洋想到邁生的第一等大工業都市的人海中，把我那可憐的多賀子找出來，是何

等的難事。我慌慌張張地走出火車，又慌慌張張地跑進了火車，車掌以爲我有精神病，用輕蔑的眼光，向我瞅了一眼，便掉頭他去了。

火車到了神戶市的三宮驛，這纔真個下了車，把累贅的籐籃子和小包袱寄存在車站上，一個人東問西尋地好容易找到了第一銀行支店，把從上海匯來的二百塊錢兌出來，除寄一百五十元到東京清還積欠外，所餘五十元，便是我最後奮鬥的一點秫糧了。

我懷了我目下的財產之全部五十元鈔票，坐了開往大阪的急行電車，轉回去尋訪多賀子。

貳

多賀子是一位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圓圓的臉龐，活靈靈的一對好眼睛，烏黑的一把好頭髮。身材還不十分高大，但她那一身豐腴肥滿的肌肉，淡紅色的多血的皮膚，任是何人見了，都要起一種愛惜之心。

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和她初次相識是今年三月二十日晚七點鐘。我代友人池上君找房子，

洗衣店的老闆娘介紹我到皆川家去，纔有機會和她見面談話。

「一見傾心」這四個字，如果講得通，我對於多賀子，就只有用這四個字來形容了。

我到她家去看房子，只閒談占去了兩點鐘，這兩點鐘的閒談，便已使得我們間有一種較深的認識。臨別時她歎息着說：

「如果早和齊先生相識，常請齊先生教教我，我的頭腦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貧弱罷。」這句話的誠懇，頗感動了我的心。

到日本來已經五年了，我沒曾愛過一個女子，雖然也交了幾位女朋友。

我並不是不想愛一個女子，是我沒有資格愛一個女子。一則我的容貌沒有討女人歡喜的地方，二則我的物質條件缺乏。最大的原因則爲我託了早婚之福，不惟有妻室而且有子女，所以我自己從來不把愛放在一個女子身上，而自投情網。這件事我向來自負有把握，朋友們也誇贊我心裏有底。

但是自負有把握的我，被朋友們稱爲心裏有底的我，對於只見過一次面的多賀子，竟至不

能一刻忘懷。

第二天晚上很想再到皆川家去會多賀子，但沒有一點口實，並且自己覺得這樣舍皮賴臉地也太難爲情，所以便獨自一個人到壽座去看河合舞踊團的跳舞。

不知怎的，那天晚上，一個人竟感到異常的寞寂，腦筋裏來來往往地，除了多賀子的面影，還是多賀子的面影。她那烏黑的大髮辮垂在肩後，她那綠地紅花的夾衣之長袂寬袖，她那滿面的笑容，她那唱歌似地美麗的聲音，如在面前，如在耳畔。

「多賀子小姐，請你不要再來惱亂我的心了，我不能愛你，我是一個有妻有子的人。」心裏這麼默默地念着，但仍不能制止自己買女優舞姿的照片，來作祝賀多賀子高女畢業的贈品。

第三天晚上，終於不能自己地又到皆川家去，不待說目的是在會多賀子，然而多賀子却不在家，那時的失望焦灼，真是有口說不出。

多賀子的家裏，現在只有三口人，她祖母，她堂妹，她。她祖母是不滿七十歲一位精幹厲害的

老太婆。這老太婆名安子，我們便稱她安老太。

安老太有三個兒子，長子米七，在大阪作火災保險公司的課長。次子熊次郎，在本地開米店；最小的兒子房吉，在千葉縣銚子港開石油公司。多賀子便是房吉的長女，生於東京，長於銚子，現在住在廣島讀書。多賀子的堂妹名歌子，胖大如牛，其性蠻野亦如牛。是熊次郎的女兒。

安老太爲我敘述着她的家常，我所渴想的多賀子，穿着藏青嗶嘰女學生制服，足登着小黑皮靴，很活潑地回來了。看見我很恭敬地行了一禮，說了句：

「你來得好極了。」

我真高興，她接過去我昨晚買好的預備贈她的照片，看見「敬祝多賀子小姐畢業」幾個字時，她報我一個感謝的微笑。

「你怎麼不說謝謝呢？」

老太婆這句話，周到是周到，但又何嘗及那無言的微笑於萬一呢？

因爲她說明天便舉行畢業式了，我臨行再三回顧她的女學生裝的姿態，因爲這是她的女

學生裝之最後了。

叁

我爲躲避戀愛，曾決心暫離廣島，三月二十五日晚八點，一個人悄悄地從宇品坐琉球丸往別府去。

滿想離開廣島，多賀子的面影也會離我而去的，然而誰知道結果却與所期正相反。我在船上，眺望着月夜的山，月夜的海，覺得要與多賀子同享此樂纔不辜負此良宵。

到了別府，住在市外的觀海寺溫泉場，洗罷澡，提起筆來，第一先與多賀子寫了一封信。合計前兩夜離開她而寫給她的信，已經夠了三封，但這種輕薄的「情書」如何能發出去？以二十五歲的前輩，竟向一位剛從女學出來的少女談愛情，自己問良心也過不去。

可是思想失去了制止行動的權威，覺得發了不妥的書信，竟不能自止地發了。

怕甚麼？我那信上那一句話不是光明堂皇的紳士話？那有一句「我愛你」「我想你」的

輕薄話？只是自從見了她以後，自己對於一切都感着興味濃厚，而自己又不忍獨享，想分些給她，所以便寫起極有意義的書信來。

我一方面這樣辯解着，一方面却仍然有些不安。

到別府的第二天，在街上走着，遇着可愛的東西，便想買了送給多賀子。起初雖也狠狠地自責自己之輕薄，然而結果仍是買了一個很小巧可愛的針箭盒子，一個竹刻人形，從郵局寄給了多賀子。

萬一被她退回來，那是多麼丟臉，多麼無趣。

把東西寄出去以

到別府的第五天，是三月三十日，我接到了多賀子最初寄給我的信。那封信我到現在還背得純熟。

齊先生：

你的來信，我很快活地拜讀了。謹從心底裏表示我的謝意。

幾天以來，我便『今天來罷，明天來罷』地期待着你的來書；現在你的三封華美的書信全伸在我的小小書桌上了，我真高興。

齊先生，你信上所說的，我都十分欣快地應承了。以我這樣無學的女子，得蒙齊先生敬愛，願和我交朋友，我的愉快，真是不知用甚麼話來形容纔好。

齊先生，任至何時，任至何時，我們我們永是感情濃厚的好朋友！

月夜的山，月夜的海，竟是那樣美麗，我真羨慕你。

別府真是好地方，去年修學旅行時，我也隨着團體去過一次，那時的印象，到如今還深印在我腦海裏呢。

在那樣美麗的環境，有齊先生那樣俊逸的天才，寫出小說來，一定是極能動人的傑作。從現在起，我便祈禱着期待着。將來脫稿，請賜我以第一個拜讀的優先權。

然而，齊先生，你的身體是不十分強壯的，做小說固然要緊，保重身體，我覺得尤其要緊。我很不願我所尊敬的齊先生，因了身體的不健康，損及了前進於事業！

在別府玩足了，希望你早些回來。自從見了齊先生後，不知怎的，齊先生不來時便覺得有些寂寞。

多賀子

肆

從別府回來，適巧有一位朋友新自國內來，我把房子讓給那位朋友住，我便搬到了我代池上君定的房子——多賀子家的樓上。

我記得很清楚：我搬到多賀子家去是四月五日。但五月二十日我便仍回到我現在住的地方了。

不到皆川家，不知道皆川家的空氣，一到皆川家，纔知道這個家庭，真是複雜得很，而那安老太太是很難對付的老太太。

第一我對於老太太之三子全在外，而只剩兩個孫女兒在家，便覺得其中有故。

第二兩個孫女兒同是自己的親孫女兒，但待遇竟大是不同。對小些的歌子太好，對大些的

多賀子太苛。而歌子不惟不對多賀子表示姊妹的親愛之情，凡事且取監視的態度。有一點兒小事便向她祖母學舌。

初到她們家，凡事不便於細問，只有假裝看不見，聽不見。但有時安老太太從早晨便罵起多賀子來，多賀子那種含冤莫伸，欲哭不敢的可憐神情，實在使我難過。我從中解勸一兩句，安老太太便反箱倒櫃地陳述多賀子怎樣不好，怎樣不好。歌子有一星的好處，便見人就誇。

我對多賀子那一縷愛情，不知何時已消滅淨盡，所餘者只是同情和可憐。我嚴肅得不忍和多賀子開一句玩笑。我心裏願爲多賀子的哥哥，如果有人欺侮她我便挺身而出。但可憐欺侮她的人，便是她的骨肉，異國的我，有甚麼力量呢？

我到皆川家，約有一個禮拜，安老太太到寺裏拜佛去了，歌子上學去還沒回來，只有我和多賀子在家。

庭前的八重櫻，含蕊欲放，枝頭的小鳥，很快活地歌唱。春光襲人，終天價睡不醒的我也受了春的刺激，精神振作一點。我披着斗篷走下樓來，穿着日本的木屐在庭前散步，多賀子用水桶提

了水來，灌溉庭前的盆花，兩個人便無意地攀談起來。

「齊先生，你能原諒我麼？」

「甚麼事？」

「我對你是這樣冷淡。」

「那倒沒有關係。——只是我初來時見你是一位很活潑，快樂的少女，現在在這裏住，纔知道你的生活是這樣的暗澹，我心裏覺得很難過。」

多賀子低首不語，待了許久，纔慢慢地抬起頭來，用一種請求的眼光望着我。

「齊先生，我想把我的不幸的命運說給你聽，你肯不肯？」

「那自然是很樂意聽的。如果有可爲力處，並且願意盡力。」

多賀子吞吞吐吐地說，有許多話又不大好意思出口似地。總括她的話之全體，我知道她的生身母已經爲她父親所棄，她的後母是一位時髦女子，只會吹牛皮，不肯做實事，對多賀子不相容，所以多賀子的父親纔把她寄養在大阪的伯父家裏。但她堂兄終天價欺侮她，在大阪住不下，